

故乡的荷塘里一池荷花陆续绽放开来,赏荷便成了夏日里一件既愉悦又放松的事情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走近荷塘,感受和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欢愉和美好。

炎炎夏日,草木繁茂,鸟语花香,万物生长,正是赏荷的好时机。漫步在荷塘边,只见一朵朵或粉色或白色的荷花簇拥在绿叶之中,沁人心脾。微风轻轻拂过你的脸颊,带来些许舒适和清爽,荷叶也随风而动。身处其中,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,有着说不尽的曼妙与美好。

荷花的清香,淡雅而绵长。一阵风吹过,花香满溢,令人陶醉。闭上眼,深呼吸,那荷花的清香一吮而进,直至身体的每一个角落,让人顿感神清气爽,精神抖擞……

沿着荷塘小径,我来到一座古老的小石桥上,桥洞下一朵硕大的荷花开得正艳,一只青蛙蹲在荷叶上,奏响了夏日

最美的旋律,或许是我的脚步声惊醒了它,它腿一蹬,像箭一样从空中掠过,可惜方向有些偏斜,直接撞到了荷花,几片花瓣随即掉落下来,漂在微微荡漾的湖面

面上,成了荷塘里另一道景色……

荷叶上的露珠也是一道美景,晶莹剔透,闪烁着璀璨的光芒,似乎在为荷花增色添彩。一只只调皮的蜻蜓,一会儿落在花蕊上,一会儿落在荷叶上,一会儿又在湖面上戏水,它们把夏日的荷塘舞成了最美的角色。

荷花与湖水是最唯美的组合。荷花

不仅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色彩的花卉,更有着高雅、清新、脆弱而又坚韧的特点,而水,则代表了宁静、深邃、广阔。荷花和水之间的那种互相依存、相得益彰

的关系在荷塘彰显得惟妙惟肖。荷花需要水的滋养,只有在水中生长才能展现出绝美的姿态;而水也需要荷花的点缀,才能更加神秘、灵动。

荷花在水面上摇曳,表现出一种恬静、安宁的美感,给人以沉浸在大自然中的虚幻感受。荷花与水的背后,透露出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。我们应该

学会欣赏这种美丽的景色,珍惜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,保护环境,让自然之美延续下去。

夏天的荷花,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漫步在荷塘湖畔,放眼望去,一片翠绿色的荷叶在微风中摇曳生姿,荷花则像一朵朵粉红色的云彩,温柔而美丽。静坐在荷塘边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听着阵阵蛙鸣,感受着这一切,仿佛可以将愁绪释放出来,放飞忧愁和烦恼。

夏日赏荷,从远处望去,那一望无际的荷塘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,给人以无限遐想和诗意。炎炎夏日不仅可以欣赏到荷花的美丽,还可以体会到大自然的的魅力和恢宏。在这宁静而美丽的环境中,让人心旷神怡,放飞自我。

夏日赏荷会将我们带入一个幽静清凉的世界,让我们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的魅力,也能领略生命的美好。赏荷不仅仅只是看花,更是一次心灵的旅程。刘治军

夏日赏荷

芒种望晴

“麦头熟颗已如珠,小厄惟忧积雨余。”室外,雨哗哗地下着,我的心也随着紧张、焦虑起来。想到芒种就到了,成熟的麦子等待着收割,祈祷着天快快放晴,让农民们安心地抢收。

我出生在农村,当了30多年的农民,深知天气对夏收有多么重要。从进入小满开始,农民对天气就格外关心,如果小满那天是晴天,他们的脸上整天都会挂着笑意。农谚:小满晴,麦子如响铃。预示着麦收前后无雨天晴。

麦收时节,对农民来说,就一个字,抢。记得10岁那年,富有经验的老队长,看小满那天雨淋淋的,预料芒种时节没好天。没等芒种到来,就组织所有劳力,日夜加班,抢收抢运。可一把小镰刀,一辆小推车,还是没抢过老天爷的“暗算”。几百亩的麦子才收上百亩,雨就开始下了起来。一下就是半个月,收上场的麦子,在麦垛上捂出了芽;站在地里的麦子出了青。队长那个急啊,穿着雨衣,赤着脚,踏着泥泞,挨家挨户通知社员去地里割出青的麦穗头。割回的麦穗,搓揉穗头,簸去麦壳,淘洗干净,上磨扬糊,摊饼充饥。那饼黑乎乎,初吃甜津津的,小孩子还挺开心,戏称吃糖饼,可连吃多天,苦唧唧的难以下咽。

那场下了半月的雨,是百年一遇。但麦口的雨还是很会捣乱的。有时,收割时,忽然飘过一片乌云,雨就骤然下了,吓得人们赶紧放下镰刀,拼命地往家跑。队场上有成垛的麦堆,一旦遭了雨,又要发霉、出芽。人们手忙脚乱地找出塑料膜、席子将麦垛盖上,用两头缀上砖

头、树棍的绳子压在两边,防止雨浸风吹。气人的是,刚把麦垛苫好,马上烈日当空。有时,牛儿拉着石碾碾压着满场麦子,突然狂风骤起,电闪雷鸣,稀疏的雨点噼啪噼啪落下来。一队的人全涌到场上,权麦的、扫场的,忙得人仰马翻。

分田到户后,初期还是刀割小车运,辛苦自不必说。有一年,我收割离家最远的南大洼小麦。妻在地里割,我用独轮车推。天气阴沉沉的,像要下雨。路远心急,我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,一着急,脚崴了。我一跛一瘸地赶到地头,见妻子坐在麦捆上落泪,再细看,她的脚踝处流着殷红的血。原来,妻子快中出错,脚踝被锋利的镰刀划破了。我从衬衫上撕下布条为她包扎好,两人继续收割,她割我捆,星光当头,终于将一田麦子收割完,整个人也散了架。懒得再往家赶,铺一地麦子,抱一个麦捆盖着腰,睡着了。

多年前,我进城工作后,家中的土地也流转了,告别了农村,也远离了麦收。再看现在的麦收,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,来回几趟,一大片麦子就变成金灿灿的粮食,收购运走,烘干进了粮库。黄金铺地,老少弯腰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。

写完这些,我再看手机中的天气预报,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明天就是晴天,半月内也是晴天为主。我真的为农民们高兴,今年又是一个丰产丰收年。

汪树明

挑把

麦子熟了,像一片金黄色的地毯铺满了整个大地,也把父母亲脸上的笑容映衬得熠熠生辉。一年的收成就到手,一家人内心里充满了喜悦。在父亲闪闪发光的脸庞里,我仿佛看到他有那么一丝丝忧愁。我知道,父亲是担心那么多的麦把怎么挑到打谷场上来。

用镰刀把麦子割下来,捆成一捆,就成了乡亲们说的麦把。割完麦子才是夏收的第一步,接下来要赶紧把这些麦把挑到打谷场上,抢时间脱粒、晒干、入库,那才能算真正的丰收。如果慢了一步,脱粒就排到了后面。六月的天说变就变,万一遇上下雨天,轻则要多晒几天,重则麦子会霉烂发芽,这怎么能让我父亲不心急如焚呢。

在我还上小学的那些年,每年麦收时,父母天不亮就出门下地割麦子。上午割完,父亲中午不休息,一个人用桑树扁担开始挑麦把到打谷场。挑完捆好的麦把,又和母亲一起割麦子。六亩多地,要起早贪黑忙上两天才能把所有的麦把挑完,其中的艰辛外人真是难以体会。

到了我和哥哥上初中时,农忙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搭把手了。我们不仅跟着父母后面割麦子,还拿起扁担跟父亲一起挑把。

起初,母亲总是舍不得让我们挑,说我们还小,过早地挑重担以后长不高。但是,迫于气候与时间的紧逼,母亲也只好勉强同意让我和哥哥去挑把。

刚开始的时候,母亲只在麻绳上放四五个麦把,扁担两头的麦把加起来不过一二十斤重。她让我站到扁担的中间,弯下腰,用两只手将扁担托到肩膀上,然后慢慢地直起腰来。缓缓直腰时,身子还有点打晃。母亲心疼地问我要不要拿下一两个麦把下来。我咬咬牙说没事,我能行!

父亲在边上鼓励我们说:“才开始挑,肯定不习惯,慢慢力气就练出来了,你们跟在我后面走,实在累了,就撂下扁担休息一会儿”。既是帮父

母减轻负担,又能为家里作些贡献,我和哥哥信心满满地挑着麦把上路了。

父亲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在前面跑着,一会儿就甩开我们很远。一路上,挑着重担的大人们从我们身边不停地超过。他们一边跑,嘴里一边喊着“嗨哟嗨哟”……号子此起彼伏。在太阳的暴晒和担子的重压下,我不停地流汗,围在脖子上的毛巾都要拧出水来。越往前走,一步幅越小,小腿甚至微微地打颤。不一会儿,右边肩膀疼了,连忙把扁担从脖子后面转到左边肩膀上。走一路,转一路。迎面挑着空担子的大人们还不停地为我们加油鼓励,有些人甚至还在说:这两个小子有用!

颤颤巍巍走到打谷场上时,我和哥哥猛地把扁担往侧面一撂,大大地舒了一口气,拿起水壶,咚咚咚地大口大口地喝起了水。稍作休息,又赶忙走向田头。

晚上到家,肩膀火辣辣地疼,母亲看了心疼地说:“肩膀都肿了,明天你们俩休息!”第二天早晨起来,摸摸肩膀,感觉不到疼了,我们又跟父亲一起下田挑把。

果然是力气越练越大,第二天我们都主动让母亲给担子每头多加一两个麦把,恨不得三两下就把田地的麦把一次性挑完。当我们羡慕父亲每次都能挑我们两三倍的麦把时,父亲说:“等你们肩膀骨上突出来的骨头被扁担磨平了,就像我这样,你们就能挑得多了!”

每年麦把全部挑完,累得几乎虚脱。容不得喘口气,又要开始紧张地脱粒。

挑把往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,每每想起这事来,就觉得那是一段苦难的人生,更是汲取前进动力的一段“光辉”岁月。

谢文龙

